

■本报记者 张祯希

中国如何用世界上7%的耕地养活全世界22%的人口？在用电量为平时十倍的夏季高峰时段城市是如何确保供电的？早上在超市购买的新鲜鸡蛋又经历过怎样的运输之旅？

昨天，《超级工程》第三季完成首轮播放。这一季中“超级工程”从拔地而起的视觉奇观，变为与老百姓“一蔬一饭”息息相关的“超级运作系统”。

第一集的开头，一组航拍镜头捕捉到了春耕时节中国西南部阳西县内壮美震撼的梯田一景。千年前，为了解决吃饭的问题，这里的老百姓将一片片荒山开垦成了3700多级

的梯田……而千年之后的今天，中国人民也同样凭借着自己的勤劳和智慧，在顺应自然法则的同时，构建着种种让生活越来越好的“超级工程”。“角度选得真好，之前一直以为会讲天眼、火箭之类的大工程，现在想想，要维持一个这么大的国家，仅仅是正常运转已经是一个超出寻常的超级工程了，更何况我们的祖国一直在挑战新的极限。”第三季开播后，一位观众留下了这样的评论。正如“超级工程”系列的总导演李炳说：“国家就像一个生命体，农业、交通、能源、制造业等等都是维系这个生命体运作的能量与血脉，也是人们幸福美好生活的保障。这一次，我们将带着观众进入中国、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核心，揭示推动这个国家经济运转的庞大系统，发现一系列重大事件背后的故事，讲述为了这一切我们国家所付出的巨大努力。”

展现那些隐藏在“一蔬一饭”中的超级工程

“超级工程构建超级时代。”一位纪录片人为《超级工程》第三季写下这样一句评语，言简意赅地阐释了超级工程之于时代、之于时代中每一个个体的巨大意义。“超级工程”是中国纪录片界的一个大品牌，从2012年播出的第一季到如今的第三季中，这个系列不断通过主题的“进化”凸显这一核心理念。第一季中，纪录片将镜头对准了上海中心大厦、北京地铁网络、港珠澳大桥、中国风能工程、LNG液化天然气船等具象超级工程；第二季则画风一

高分国产纪录片第三季播出，表现主题更宏大、更贴近生活——

那些支撑起我们幸福生活的超级工程



复兴号列车生产车间。



286海上作业平台。

(均央视纪录频道供图)

转，每集一个主题，分别从中国路、中国桥、中国车、中国港入手，展现中国改革建设成就；第三季更进一步，以农业、能源、交通、中国制造、城市的24小时为分集主题，讲述那些维系国家经济运转的超级工程。在越来越宏大的主题演变中，体现出贴近百姓日常生活的雄心。

“超市为什么总有货物？快递是如何被送到我们手中的？航班与高铁又是怎样维系庞大复杂的运转？我们能隐隐感知这些运作系统的活力，却不一定了解其背后的运作方式与逻辑；它们因为与日常生活的无缝对接而被我们忽略，但其中稍有偏差，后果不堪设想。”李炳说，提到超级工程，观众的第一反应一般是那些只与特定行业工作者直接相关的宏伟建筑，但事实上，更广义的超级工程就隐藏在我们生活的“一蔬一

饭”之间。讲述这些隐藏在日常中的超级工程的故事并不容易。《超级工程》第三季的信息量巨大，每集约50分钟的体量中，平均要涵盖十个故事，调研准备工作更是从2013年已悄然开始。中国如何用世界上7%的耕地养活全世界22%的人口？这本身就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超级工程。纪录片的镜头从古老的哈尼梯田开始，转到东北农场防虫害时的高强度航化作业现场，再到袁隆平研究的海水稻……从自给自足的古老农耕方式，到高效的现代化农业生产，再到探索优良育种，为了说清中国老百姓手中那“一碗饭”背后的超级工程进化史，纪录片将中国粮食的过去、现状与未来一一铺开，有充满趣味的知识普及，也有对当下所面对的挑战的思考。

讲述城市的24小时，摄制组将开篇镜头对准了凌晨两点的街道清扫现场，这个普通人很少有会见证的时刻正是前一天的收尾，新一天的开始，而后展现的是南水北调、夏季高峰供电等大工程背后的玄机……正是这些隐藏在幕后的超级工程，构建起当代中国百姓的幸福生活。

“有点酷”的幕后英雄为硬主题实现软着陆

在《超级工程》第三季中有不少十分珍贵的镜头。在讲述能源的一集中，摄制组拍摄到了一个用1800吨炸药炸开煤矿的震撼镜头，收录了神秘的可燃冰的画面，更是赶在核电站安装核燃料棒前进入其中，采集到宝贵的核电站内部画面。李炳说，拍摄这些画面，除了

提供视觉上的震撼和鲜为人知的现场场景外，更是为了展示对中国能源现状与未来的思考。“煤炭燃料依旧是当前维系社会运转的重要传统能源，与此同时，中国做了许多新能源探索工作，纪录片中不但有能源利用的现状，也对众多新能源做了揭秘。”

在这些超级工程背后，有着大批被网友弹幕评论为“有点酷”的幕后英雄。在展现东北农场的情节中，入镜的农场主刘宝是北大荒第二代，他的父亲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投身到了北大荒的开发中，如今他要管理50多万亩的农田，田头的烈日将这个“农二代”的皮肤晒得黝黑发亮；为了喷洒农药预防病虫害，农用机特级飞行员刘国驰要赶在水稻开始抽穗的10天内，完成300多个架次的高难度低空飞行。正是这个一个个为工作负责的鲜活个体，让这片曾经荒芜的土地，成为提供中国近一亿

人口粮的大粮仓。对于看惯了“百姓故事体”的观众来说，“超级工程”是一个偏“硬”的纪录片品牌，甚至可以说有些“烧脑”——专业知识与数据俯仰皆是，情节间的逻辑关系严谨周密，这个特点在第三季中更为明显。李炳说，在《超级工程》中，每个人都是体系中的鲜活细胞，面临着各自的挑战、危机与突破，“但是我们不想走传统‘百姓故事’的路子，更想展现个人与他所处其中的系统的关系这一主题”。在全片的结尾处，镜头对准了一个婴儿的诞生。一部展现超级工程的纪录片，有了这样一个柔软温情到极致的结尾——

“小到个人，大到城市乃至国家，每一天都是全新的，生机勃勃。”李炳说。

贝嘉芭蕾舞团来沪献演“现代芭蕾之父”莫里斯·贝嘉舞剧《魔笛》

看得见的莫扎特，听得见的现代芭蕾



瑞士洛桑贝嘉芭蕾舞团在上汽·上海文化广场上演“现代芭蕾之父”的经典之作《魔笛》。本报记者 叶辰亮摄

■本报记者 徐璐明

“它把我们带回童年，回到纯粹诗意的童话故事”中，编舞大师莫里斯·贝嘉生前把舞剧《魔笛》看作自己最喜爱的作品。10月21、22日两晚，瑞士洛桑贝嘉芭蕾舞团在上汽·上海文化广场上演了“现代芭蕾之父”的这部经典之作，极简的舞美风格、犹如雕塑一般的舞者以及充满仪式感舞蹈，将观众带入一个奇幻又充满哲思的世界。

瑞士洛桑贝嘉芭蕾舞团创始人莫里斯·贝嘉在其60年的编舞生涯中创作了数百部作品，他的古典音乐造诣十分深厚，他的不少舞蹈都曾以古典音乐做配乐，莫扎特正是他最钟爱的作曲家之一。事实上，贝嘉在年轻时就萌生了改编《魔笛》的想法，但直到晚年，在感觉自己的人生阅历、芭

蕾知识足够成熟后，才着手改编大师的作品。现代芭蕾舞剧《魔笛》诞生于1981年，上一次演出是在2003年的洛桑。贝嘉在编舞时完全忠实于莫扎特的音乐，因此，《魔笛》也成为他篇幅最长的几部作品之一。十几年之后，舞团再次复排这部舞剧。“排演贝嘉的作品时，我们会原汁原味忠实于他的风格。”舞团的现任艺术总监吉尔·罗曼负责此次复排工作。他介绍说，此次在上海开演的《魔笛》版本延续36年前诞生时的原貌，只在灯光和服饰上进行更新。

一直以来，贝嘉的作品都以哲思见长，舞剧《魔笛》甚至可以说是他最好懂的一部，风格诙谐幽默、老少咸宜。无论是从对柏林爱乐1964年录制版本配乐的选择，还是编舞处理上将现代芭蕾与音符融为一体，贝嘉成功地让《魔笛》转变成一部叙事芭蕾舞剧。他曾这样阐释自己的编导思路：“在排演《魔笛》时，我不想悄悄塞进我个人的想法，或者另外的信息，只是小心翼翼地

倾听乐曲，阅读歌剧剧本并翻译。”事实上，“翻译”一词精确地诠释了《魔笛》这部作品的风格。无论是舞蹈编排，还是情节的走向，贝嘉的处理都谨慎且朴素，一丝不苟地遵循着歌剧主题。“他用肢体动作延伸了音乐本身。”吉尔·罗曼说，贝嘉将莫扎特的音乐进行了“可视化”的改编，所有的舞蹈都服务于音乐。然而，过于小心翼翼的编排也成为舞剧《魔笛》的软肋，曾有欧美评论指出，该作品无法跻身贝嘉最优秀的作品行列。不过，作为他唯一一部由歌剧改编而来的舞剧，《魔笛》毫无疑问在贝嘉的作品创作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

值得一提的是，当前舞团中有一位中国面孔，即主要演员孙佳勇，他在剧中饰演“王子”一角。“贝嘉芭蕾舞团的演员来自世界各地，不同国家、不同肤色，是舞蹈将我们汇聚在一起。”孙佳勇说，“这是一部看得见的莫扎特，听得见的芭蕾。无论男女老少，都能在这部舞剧中享受到极致的美感。”

相关链接

今年是瑞士洛桑贝嘉芭蕾舞团创立三十周年，也是现代舞大师莫里斯·贝嘉逝世十周年。

事实上，瑞士洛桑贝嘉芭蕾舞团与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的渊源颇深。在2001年，贝嘉芭蕾舞团就带着现代芭蕾《生命之舞》参加第三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彼时的上海观众就被编舞大师充满想象力的舞蹈所折服。2011年，贝嘉芭蕾舞团现代芭蕾《生命的诱惑》是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的委约作品，并在上海大剧院进行了全球首演。当时，贝嘉已去世四年，该作品由贝嘉的接班人吉尔·罗曼担任编舞。

此后的数年，贝嘉芭蕾舞团成为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舞蹈板块的常客。2013年，贝嘉芭蕾舞团携现代芭蕾《马勒之夜》来到上海。2014年，作为第十六届上海国际艺术节闭幕演出，贝嘉芭蕾舞团带来大型交响舞蹈《贝多芬第九交响曲》在上海文化广场上演，恢弘的阵容让观众记忆犹新。

京津沪渝优秀群文作品在沪巡演

本报讯（记者李婷）由京津沪渝文化厅局联合主办的“大地情深”——群星奖获奖作品上海巡演昨天走进金山。让来源于基层、产生于群众中的优秀作品重新接受基层群众的检验，真正实现艺术创作“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目的。

本次巡演汇集了京、津、沪、渝四个直辖市具有代表性的九个优秀群众文艺作品，它们贴近实际、题材丰富，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时代特征。这些作品不仅展现了当前群众文化原创的高水平，也让上海市民不出家门就能领略到中国南北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独特艺术风格和文化底蕴。其中，北京石景山区文化馆带来的舞蹈《邻里守望》聚焦社区内一群热情服务居民的志愿者大妈，她们不计得失，为社区卫生、环境美化、治安巡逻、邻里关系提供了无私的帮助和热情的服务，为建设和谐社会、传播社会文明发挥了积极有效的作用。天津市河北区文化馆带来的戏剧小品《给我一个微笑》讲述了一个企图抢劫的男子，因为姑娘甜美的微笑和主动递过来的雨伞而改变主意的故事。重庆市北碚区文化馆带来的男子群舞《高山流水》通过现代编舞技法，将现代舞蹈语汇与中国传统的水袖熔于一炉，在情景交融中营造出山高水长、蓬勃向上的意境和情怀。

英国乐评人、作家诺曼·莱布雷希特做客思南读书会 鼓励更多中国作品向外传播

■本报见习记者 王筱丽

“要鼓励更多中国音乐作品经中国音乐家向外传播，更要让音乐扎根于国家每寸土壤。”上周六，英国著名古典音乐评论人、专栏作家诺曼·莱布雷希特在思南读书会上与中国乐迷和读者分享了最新作品《古典音乐那些人》、《古典音乐那些事》，并聊了他眼中英国的音乐之路和中国音乐的发展潜力。

当每个人都开始听歌，音乐文化就会自然滋生

如今，国际舞台上频频出现中国音乐人的身影，诞生了如郎朗这样世界级的演奏家，越来越多乐团在世界各地音乐节上活跃演出。可以说，中国在通往“音乐大国”的路上挺进，不过在诺曼·莱布雷希特眼中，相比于中国的人口基数，“音乐人口”的潜力更加惊人——“未来会有更多中国人开始听音乐，聊音乐”。与此同时，他并不鼓励社会和家对孩子进行过度的“音乐施压”。尤其在新技术的时代，一个孩子听着卡通配乐摇摆，就是他验证最直接、最恰当的艺术启蒙，社交媒体上的一段视频、一首歌曲，只要能够激发音乐兴趣的就是好的艺术教育。

他同时指出，向世界传播中国音乐是成为“音乐强国”必不可少的一个步骤，站上国际舞台的中国音乐家无疑是最好的媒介——不是中国人演奏外国歌曲，也不是外国人表演中国歌曲，“越来越多中国作品经中国音乐家之手向外扩散，才是‘音乐强国’崛起最好的证

明”。不过，由于东西方音乐文化之间明显的差异，向外输出的同时如何保留好各国音乐的民族性也是业内的热门话题。

从考文特公园开始的英国歌剧繁荣之路

很多人并不知道，如今人们印象中的“音乐大国”英国在1945年之前还没有成熟的歌剧院机制，在基础设施欠佳的情况下，公众对于音乐和文化发展也并不重视。直到1946年，《卡门》在皇家歌剧院第一次排演，此后英国歌剧和音乐开始了腾飞。1951年，三幕歌剧《沃采克》制作完成，1958年，歌剧《特洛伊人》成功编排，一个是业界公认难度极高的贝尔格作品，另一个则是柏辽兹鸿篇巨制的世界首演。不到十年间，英国的歌剧和音乐水准达到了世界领先地位，是什么推动了如此日新月异的发展？

这背后的功臣是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所创立的英格兰艺术委员会。当时，委员会秉承着“百花齐放”的概念走访英国各地，看到任何音乐、艺术团体都给予一定的资金补助，不放过任何一个灵感和创意的火花。就这样当他们的脚步不再局限于大城市，眼光放宽到每个角落，全国的有才之士都开始崭露头角，投身到音乐事业中来，各式各样的艺术文化也应运而生。逐渐开始繁荣的歌剧院也反哺了大量歌手，出现了一批如著名女高音歌唱家萨瑟兰的世界级明星，来自各地的歌手们随着歌剧院共同发展进步，造就了日后的成功。